

汉语方言语法研究的几个问题

贺巍

近年来随着汉语方言研究的不断深入,方言语法的研究也越来越引起语法学者和方言工作者的重视。《方言》等刊物也非常重视刊登有关方言语法研究的文章。反复问句句型地理分布的讨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不少学者纷纷著文,由此对方言语法的研究将向前深入一步。方言语法研究是方言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对提高整个汉语的研究水平具有重大的影响。现在根据所看到的材料以及所想到的一些问题,谈几点意见,供调查研究时参考。文中的引例,都见于文末参考书目,行文时不再注出。本文分四节:(壹)汉语方言语法研究的作用,(贰)汉语方言语法事实的调查,(叁)汉语方言语法的分析和描写,(肆)汉语方言语法研究的范围。

壹 汉语方言语法研究的作用

汉语方言语法研究的作用,可以从多方面看,这里略说以下四点。

①方言语法的研究是深入研究方言的一个重要环节 方言调查包括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语音是构成某方言重要特征的表现形式,词汇和语法特点也是本方言区别于其他方言的重要依据。三者互有联系,而又互有区别。如果单纯根据《方言调查字表》的记录所求出的语音系统,其音系常常是不完备的;如果脱离语音而去调查本方言的词汇和语法,也不足以表现出本方言的词汇和语法特点。语音系统除了单字音记录之外,还必须通过记录大量的词汇和语法例句、长篇故事之后,才能得到验证和补充;而词汇和语法特点有时也只有通过语音的变化才能看得比较清楚。近年来《方言》上发表的文章,有关变韵、变音、连读变调、轻声等问题,从表面上看是语音问题,但其中却包含着构词或表示一定的语法功用。《温岭方言的轻声》,其中就含有语法的功用。该文对轻声的性质,指出四项。其中有两项和语法有关。

①字音的时间缩短。如五斤 [ʔŋv tɕin-] ≠ 五经 [ʔŋv tɕin-]。这对两字组的前字同音,后字的声韵相同,其差别就在于量词“斤”字的音略短。

②字调的音程变窄。音程变窄就是音高的高低范围缩小,其中最显著的是高调变成中调。如表示数量的三寸 [se- ts'ɔnɿ] ≠ 指蛇的致命处三寸 [se- ts'ɔnɿ] (打蛇打三寸)。

以上两项说明温岭方言的轻声是数量词与名词的区别。此外有的轻声是对述宾式的宾语的限,如宾语是代词或量词时读轻声连调,其他读广用连调。由此可见不从语法的角度来认识轻声,就不明白轻声的性质;不从语音的变化来分析轻声,就不能充分表示温岭方言的语音系统。

③方言语法是研究现代汉语语法的基础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近年来有很大的进展,但还有许多问题尚未得到很好的解决。有不少语法学者想从方言语法的研究方面,找出一条路子,来推动汉语语法的研究,这是值得认真探讨的。近年来朱德熙先生在研究汉语语法时,常常从方言的角度去观察分析,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他在中国语言学会第六届学术年会的书面发言

中谈到方言语法的作用时指出：“1961年写《说‘的’》，花了很大的力气说明‘的’字应该三分。要是当时讨论的不是北京话而是某种方言，比如说是广州话，那末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因为广州话三个‘的’不同音，一眼就可以看清楚。可是我是在《说‘的’》发表之后二十年才去观察广州话的。不但如此，当时批评《说‘的’》的文章也只是批评它不提历史，不批评它不提方言。可见那个时候大家心目中简直没有方言语法研究这回事。”由朱先生的这段话，可以说明以下两点。

①现代汉语语法的研究需以方言为基础。汉语语法的研究对象多是以北京话或文学作品中的语言作为出发点的。有些语法现象单从北京话或书面语言中所提供的例句，不容易看得清楚，但从某方言来看，却能迎刃而解。因此研究现代汉语离不开方言；方言语法的研究可以在现代汉语语法的研究当中起借鉴的作用。

②必须重视方言语法的研究。方言语法研究的深入，可以提高汉语语法的研究水平；相反汉语语法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又可以促进方言语法研究水平的提高。在加强研究方言语法的同时，研究汉语语法的学者也最好能调查一些方言语法，特别是自己的方言，这对汉语语法的研究是十分有益的。

③方言语法是研究语法史的重要依据。汉语语法的某些现象，有时必须联系历史去考察，才能理出它的渊源；而历史上的某些语法现象，又常常保留在某方言之中。因此通过方言语法的研究，还可以进一步探讨汉语语法的某些现象的历史演变过程。《北京话、广州话、文水话和福州话里的‘的’字》（1980）一文，对“的”的历史，追溯到了唐宋时期的“地”和“底”。“地”和“底”在文献的用例上分别代表三种不同的成分：

① X 地（平白地、不住地）：只能作状语，是副词性成分。

② X 地（X 多是 AA 或 ABB 等形式）：能作谓语、状语、定语，是形容词性成分。

③ X 底（X 是名词、代词、动词、形容词及各类词组）：能做主语、宾语、定语、表语，不能做状语，是名词性成分。

根据以上三类功能上的区别，该文把唐宋时期的“地”和“底”分析为三个不同的语素。

地₁：副词性成分的标记 地₂：形容词性成分的标记 底：名词性成分的标记

这三者正好分别跟北京话的“的₁、的₂、的₃”相当。北京话的这三类“的”字同形，从语音上没有区别。山西文水话里跟北京话里的“的”相当的语法成分有两个：一个是 [tʰɿ]，和北京话的“的₁、的₂”相当；另一个是 [tiəʔɿ]，和北京话的“的₃”相当。文水话的 [tʰɿ] 和 [tiəʔɿ] 也分别和唐宋时期的“地”、“底”的功用相当。文水话不仅能区分北京话“的”字的功用，而又能反映出方言语法和历史的相互关系。

④方言语法是研究汉语方言分区的必要条件。研究方言语法可以进一步弄清各方言之间的差异和特点，根据这些特点的地理分布状况，可以进一步研究确定是否可以作为方言分区的条件。《中国语言地图集》中的汉语方言分区部分，把汉语分为“官话区、晋语区、吴语区、徽语区、赣语区、湘语区、闽语区、粤语区、平话区、客家话区”等十个区。本图分区的标准，通常是以语音为主，有时候也引用某些语法特点。如赣语区的“我的”说“我箇”，“坐着吃”说“坐到吃”等。汉语方言在语音方面差别较大，当然应作为汉语方言分区的主要标准；语法方面各方言之间虽然差别较小，但在考虑汉语方言的分区时，也应引起足够的重视。事实上经过全面的调查和认真的研究，某些方言语法特点，可能是研究汉语方言分区的重要条件或重要标准。如反复问句的句型和晋语“圪”的构词功用，就具有方言分区的特点。

贰 汉语方言语法事实的调查

研究方言语法最重要的是要弄清方言事实，要作到这一点就必须作好调查工作。调查语音有调查表格，便于控制，尽管如此也会遇到困难。比如丹阳话的声调系统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苏州话的连读变调也曾引起多方面的讨论。调查语法比调查语音要困难得多，这是多年来方言语法研究较薄弱的的原因之一。近年来方言语法的调查多是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写的《方言词汇调查手册》和《方言词汇调查表》中的语法调查条目，作为提纲对方言中的语法现象进行调查的，这样所收集的材料仅是很少的一部分。因此有的人希望调查方言语法也能像调查语音一样，编出一套较系统的调查表格。这在目前是相当困难的。现在最好的办法，是从自己所熟悉的方言入手，注意发现跟北京话有显著差别的语法现象，尤其是要注意方言中的一些特殊现象或特殊格式。有的格式可以类推，其材料是开放型的，所收集的材料，能达到举例说明的目的就可以了。有的格式不能类推，其材料是有限的，那就必须通过多种途径把这些材料收集齐全。《获嘉方言表音字的词头》(1980)一文，对词头“卜扑 | 圪黑 | 骨窟忽”的使用范围及其所构成的名词、动词、象声词、重叠式的语法功用所作的分析，就是对这方面的材料作了穷尽性的收集之后得出的。除此之外，在调查时还要特别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①要特别注意语音和语法的关系 记完《方言调查字表》所得的语音系统，只是第一步。在记录词汇和长篇语料时，会出现新的读音。这些新的读音有的是对单字音节遗漏的补充，有的是语音变化用来表示某种语法功用。拿获嘉方言来说，假如要把它的语音系统搞清楚，首先就必须把方言中的语音跟语法的关系理出头绪，这样才能把这个方言的语音系统完全表现出来。获嘉方言的语音系统比较复杂，其韵母有很多层次，可以分为基本韵母、儿化韵母、Z 变韵母、D 变韵母、合音韵母、轻声韵母六类。Z 变韵母(行文在字右上角加小 Z 字)和 D 变韵母(行文在字右上角加小 D 字)是从基本韵母变化而来的，除语音演变规律之外，韵母变化和语法有关系。比如，在获嘉方言中可以说：

他牵马来了 t'ay tɕ'ian-ɿ maɿ laiɿ laɿ

他端碗来了 t'ay tuan-ɿ uanɿ laiɿ laɿ

这两个句子中的“牵”和“端”韵母不变化，表示来的目的，是他来牵马、来端碗的意思。假如“牵^D”和“端^D”字的韵母发生变化，说成：

他牵^D马来了 t'ay tɕ'iã-ɿ maɿ laiɿ laɿ

他端^D碗来了 t'ay tuã-ɿ uanɿ laiɿ laɿ

所表示的是来的方式，是他牵着马来了、端着碗来了的意思。句子的格式不同所表示的意思也不同。例如：

他牵一匹马 t'ay t'ɕian-ɿ i?ɿ p'iɿ maɿ

他端一碗饭 t'ay tuan-ɿ i?ɿ uanɿ fanɿ

这两个句子是动词加带数量词的宾语，动词“牵”和“端”韵母不变化，是表示未然，是他准备牵一匹马和端一碗饭的意思。假如“牵^D”和“端^D”的韵母发生变化，是表示已然：

他牵^D一匹马 t'ay tɕ'iã-ɿ i?ɿ p'iɿ maɿ

他端^D一碗饭 t'ay tuã-ɿ i?ɿ uanɿ fanɿ

以上的两个句子是他牵了一匹马、端了一碗饭的意思。从表面上看是语音问题，实际上相伴随的是语法问题。

语音和语法的关系，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①变韵 这类现象主要分布在河南省的北部,河南省黄河以南的郑州、开封、中牟、扶沟逢名词也有部分词能变韵;山西省的东南部,河北省的邢台等地也有这类现象。不过变韵的范围都较小。变韵的范围最大的是获嘉方言,逢名词、量词、动词、形容词、副词、象声词都可以有变韵,不过以名词、动词的变韵较为普遍。名词的变韵称作 Z 变韵母,动词变韵称作 D 变韵母。名词和动词的变韵逢基本韵母有的形式相同,有的形式不同。例如:

基本韵母	Z 变韵母	D 变韵母
刨 [pau ₁]	刨 ^Z [pɔ ₁] 本头~	刨 ^D [pɔ ₁] 把板儿~~
挑 [t'iau ₁]	挑 ^Z [t'io ₁] 剃头~	挑 ^D [t'io ₁] ~一担水
盖 [kai ₁]	盖 ^Z [kio ₁] 锅~	盖 ^D [ke ₁] ~一座房
提 [t'iu ₁]	提 ^Z [t'io _u] 油~	提 ^D [t'ie ₁] ~两桶水

“刨挑”作名词和动词的变韵形式相同,都是 [ɔ io];“盖提”作名词时的变韵形式是 [io io_u],作动词的变韵形式是 [e ie]。名词变韵的功用是相当于北京话的“子”尾,如“刨^Z”是刨子的意思,“挑^Z”是挑子的意思。动词变韵的功用比较复杂,可以用在二十七种句式里。如动词加轻读“有”[iou₁]字加宾语,动词变韵“他栽^D有黄瓜”,是他已经栽了黄瓜或他栽的有黄瓜的意思;动词带表示处所的宾语时也变韵,“钢笔掉^D地了”和“桶掉^D井里头了”是钢笔掉到地上了和桶掉到井里头了的意思。

②变音 变音的分布范围比较广泛。例如,温岭话、广州话、信宜话都有变音。就语音来说,变音是一种语音变化,但这种变化本身有意义,能够表示一定的语法功用。温岭话有八个声调,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变音:升变音是 15 [ɿ] 调,降变音是 51 [ɿ] 调。变音可以区别词类,比如“乌”[ʔu₁]字、“黄”[ɦu₅ɿ]字、“白”[ba₂ɿ]字,这三个字都是指颜色的形容词,读变音“乌”[ʔu₁]指黑色染料,“黄”[ɦu₅ɿ]指鸡蛋黄儿,“白”[ba₂ɿ]指鸡蛋清儿,都成了名词。信宜话有九个声调,变音只有一个,调值高而上扬,记作 [ɿ]。变音时韵母也发生变化,其中 [i y e œ a ɔ u] 等七个单韵母,变音时一律增加韵尾 [n]。例如:

	试	猪	车	坐	架	多	姑
本调	ʃi ₁	tʃy ₁	tʃ'e ₁	tʃœ ₁	ka ₁	tɔ ₁	ku ₁
变音	ʃin _ɿ	tʃyn _ɿ	tʃ'en _ɿ	tʃœn _ɿ	kan _ɿ	tɔn _ɿ	kun _ɿ

信宜话的变音多出现在名词、量词、形容词和动词四类。高音是一种词法构词手段,和北京话儿化的作用相当。如名词的变音是指小:“鱼”[ny₁]读本调指的是大鱼,读变音 [nyn_ɿ]指的是小鱼,狗 [kœu₁]读本调,指的是大狗,读变音 [kœu_ɿ]指的是小狗;动词重叠的变音是表示动作轻和时间短:“摸摸”[mɔ₁ mɔn_ɿ]是轻轻地摸一摸的意思;“试试”[ʃi₁ ʃin_ɿ]是稍微试一下的意思。

③连读变调 变调和变音不同。变调是本调在某个上下文里的连读形式,在固定的字组里出现,变调和本调之间是语音变化的关系;变音不受上下文限制,是本音带有某种意义的派生形式,是一种语法现象,变音和本音之间是语法变化的关系。连读变调在汉语方言中比较普遍,《方言》中所发表的连读变调的文章,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某调类和某调类组合起来的变化和语法格式无关,如苏州话“阳平在阳入后变阳去调”;另一类是某调类和某调类组合起来所引起的变化,受语法格式制约。比如崇明话的两字组前字是阴上和阴去,后字是阳平和阴去时,动趋式和动补式的变化方式不同。比较如下。下面的数码 3 代表阴上,5 代表阴去,2 代表阳平。

动趋式

- 3 2 转来 tsøvɿ ʔlɛɿɿ 回来
3 5 转去 tsøvɿ k'iɿɿ 回去
5 2 过来 kvɿɿ ʔlɛɿɿ 从外地来; 望这边来
5 5 过去 kvɿɿ k'iɿɿ 到外地去; 望那边去

动补式

- tsøvɿ ʔlɛɿɿ 老把东西从一个容器倒入另一容器
tsøvɿ k'iɿɿ 去把东西从一个容器倒入另一容器
kvɿɿ ʔlɛɿɿ 老在水里冲洗衣物
kvɿɿ k'iɿɿ 去用水冲洗衣物

单字调相同的语音组合,有不同的变调方式,就需要细心地考察这种变化是否和语法的格式不同有关。类似崇明话的情况,在吴方言里比较普遍。

④特殊字的不同读音 以上说的变韵、变音、连读变调都是有规律的语音变化,但是在方言中也有一些字分化为不同的读音,往往和语义语法有着一定的联系。比如丹阳话的“家”字除读书音 [tɕiaɿ] 外,有三种读音,四种用法:(1)家 [koɿ],指家庭,人家,用于“一家、家里”等,(2)家 [kaɿ],作词尾,附于姓氏,用于“张家、李家”等,(3)家 [kaɿ],作词尾表示身份,用于“爷爷家爷们、嫚嫚家娘们”等;(4)家 [tɕiɿ],作词尾表示复数,用于“我你他”之后,也用于指人的名词之后,如“东东家、小学生子家”等。作趋向补语、人称代词和指示代词的字,在方言里往往有特殊的读音。大同方言的“来、去”作一般动词时,“来”读 [lɛɿɿ],“去”读 [tɕ'ɿɿ];作趋向补语时,“来”重读是 [læɿ ~ lɛɿɿ],轻声是 [lɛɿɿ]。甘肃中宁方言“我你他”作主语时,“我”读 [vəɿ],“你”读 [niɿ],“他”读 [t'ɿɿ];作定语时,“我爹”的“我”字读 [aŋɿ],“你妈”的“你”字读 [niŋɿ],“他哥哥”的“他”字读 [t'aŋɿ];洛阳方言的“这儿”和“那儿”读去声,是指较近和较远的处所,读阴平不指处所,是这样和那样的意思。

㊟要注意语调和语境 语调在方言中有的只表示说话的语气和感情色彩,对句法没有影响,有的除了表示某种感情色彩之外,还表示某种句法功能。例如获嘉方言里是非问句一律不用语助词,而是用语调来表示的。“就咱俩人去”这个句子,用平常说话的口气说,表示的是一种事实,是叙述句;如果把句尾说成上扬的语调,是说话的人问对方是不是就咱俩人去的意思,是问是非的,是疑问句。在相同的句式中心语调成为区分叙述句和是非问句的重要标志。

在调查方言事实时,还应当注意到语境。相同结构的句子,由于语境的不同,其语法功能可能不同。比如:拿“墙上挂了一张画”和“墙上挂着一张画”这两个句子来说,初看起来好象是一样的,其实这两个句子是在不同的语境中出现的,其功用不同。“墙上挂了一张画”是对问话“墙上挂了几张画?”的回答;“墙上挂着一张画”是对于客观环境的叙述和描写,如说“在他的书房里,墙上挂着一张画、一把胡琴”等。这两个句子在北京话里,不容易分开,在获嘉方言里,前一种语境里动词“挂”字后不能加“了”字,(墙上挂几张画?墙上挂一张画。);后一种语境里,动词后得加“有”字表示存在(墙上挂有一张画、一把胡琴),可见这两个句子的功用不同。

㊟要注意语缀和语助词的用法 语缀在各方言中的差别较大,最具有方言特点,一般来说官话地区使用的较少,吴语、粤语、闽语地区使用的较多。《苏州方言的语缀》所作的详细的描写,可供调查研究时参考。语助词的用法比较灵活,在调查时一方面要通过各种例句和长篇故事尽量把方言中所使用的语助词收集齐全,而另一方面还要考察在相同的句式中和在不同的句式中心语助词的使用情况。为了便于调查可以用表格控制。下面以获嘉方言为例,表见下页。本表的第一栏是句式;第二栏是获嘉方言所使用的语助词。从句式来看可以看出各种句式在句尾所出现的语助词,如“你去哪”的句子后可以跟“了、的、咪、呀”等四个语助词,语助词不同,所表示的意义也不同。“你去哪了”的“了”表示变化,问话的环境是某人原来在,后来不在,现在又回到原地,说话人对他行动的提问;“你去哪咪”的“咪”表示过去,说话的人是问在说话之

获嘉方言句式 and 语助词关系表

	了	的	唻	吧	喽	呀	些	唉	咳	不啫
老张来	+		+	+	+					
你去哪	+	+	+			+				
我去过他家	+					+				
这个梨儿是酸的		+		+		+		+		
他在哪儿买菜		+	+							
你去不去		+		+		+				
这是他的			+	+		+		+	+	
他起来(我还没起来)							+			
我写了								+		
你说				+		+				+

前他去的什么地方。从语助词来看可以看出相同的语助词都能出现在哪些句式的句尾，比如“唻”字可以出现在“老张来唻、你去哪唻、他在那儿买菜唻、这是他的唻”等四个句式当中，“唻”的作用是表示过去，“这是他的唻”是这个东西以往曾经是他的，现在不是他的意思，“老张来唻”是说话之前老张曾经来过这里，而现在不在这里的意思。

叁 汉语方言语法的分析和描写

方言语法的分析描写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方法，下面所说的是在分析描写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并以方言为例。

①以罗列事实为主 罗列事实就是要把语法事实说清楚。有的事实比较简单，容易说清楚；有的事实比较复杂，不容易说清楚。不容易说清楚的要理出头绪，分好类，想办法说清楚，不要掩盖事实，不要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获嘉方言动词的变韵情况比较复杂，经过多方面的分析研究，从以下三方面说清了所调查的事实。

①动词变韵的范围 获嘉方言有四十七个基本韵母，城内和中和两地逢动词有的变韵，有的不变韵。城内逢动词变韵的限于 [i | i u y ai uai au iau an ian uan yan aŋ iaŋ uaŋ] 等十六个基本韵母，称为子类韵母；中和逢动词变韵的除子类韵母外，还有 [ei uei ou iou ən in un yn əŋ iŋ uŋ yŋ ə? i? u? y?] 等十六个基本韵母，称为丑类韵母。城内只有子类韵母变韵，中和是子丑两类韵母都变韵，变韵的范围比城内宽。此外还有 [a ia ua ɤ uɤ yɤ ie ye a? ua? ya? ɐ? ie? ue? ye?] 等十五个基本韵母城内和中和逢动词都不变韵，称为寅类韵母。韵母的类别，说明了获嘉城内和中和两地动词变韵的范围。

②句式和动词变韵的关系 获嘉方言的动词能变韵的，只限于二十七种句式。各种句式动词的变韵情况不同。如“我买菜”这个句式的动词，城内和中和逢子类韵母 [ai uai au iau an ian uan yan aŋ iaŋ uaŋ] 等十一个韵母变韵，逢其他韵母不变韵；“他撕六尺花布”这个句式的动词，城内逢子类韵母变韵，中和逢子类韵母和丑类韵母变韵，逢其他韵母不变韵。由于动词的变韵情况复杂，用叙述的方式不容易说清楚，我们借助于图表说明了动词变韵和各种句式的关系。（请参看《获嘉方言研究》55—56页）

③动词变韵的功用 获嘉方言动词变韵的功用是在不同的句式当中表现出来的，在某些

句式中动词必须变韵，在某些句式中可变韵可不变韵。比如“他把板凳搬来了”这类句子动词后跟趋向补语“来、去、走、上”的时候，动词“搬”[pō-ɿ > pan-ɿ]就必须变韵；“他买菜的”这类句子宾语不带数量词，句尾有“的”[liʔ-ɿ]字，动词“买”[mai-ɿ]用基本韵母表示事情在进行中，动词“买”[me-ɿ]变韵表示已然，说明已成事实。根据这种情况，要说明获嘉方言动词变韵的功用，就需要按句式的不同，分别罗列，分别说明。

以上的例子只是说明在分析获嘉方言时所采取的罗列事实的方法。调查的问题不同，罗列事实的方法不同。不能死搬硬套，要按照实际情况把调查的结果全面地、系统地反映出来，这是罗列事实所要达到的目的。

⑤进行比较 在罗列事实时对各类问题所作的分类就包含有比较。分析研究方言语法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主要运用的就是比较的方法。在比较时可以根据调查材料的情况，从以下四个方面考虑。

①拿北京话和其他方言比 方言点调查的较多，为了看出各点的异同及相互关系，可以从北京话出发和其他方言进行比较。《北京、苏州、常州语助词的研究》就是以北京话语助词的用法为纲，来和其他方言进行对比的。这种对比需有一个条件，就是先得对北京话的语法有一定的了解，才能进行比较。拿北京话语助词[tə]（“的得”）的用法来说，赵元任先生在该文里分析为十种，类别清楚，性质明确，通过比较可以看出方言和北京话的差别，也可以根据其他方言验证对北京话的分类是否正确。请看该文[tə]的F G两项。每项各举三个例子。

F 动词结果、性质：

北京	苏州	常州
de 得(“的，得”)	de 得	de 得，tze 则
他唱得好听着呐	俚唱得好听笃	佬唱得好听得
他走得不算慢	俚走得勿算慢	他走得勿算慢
这个人做事做得勤快	哀个人做事做得勤快	至个人做事体做得(或则)勤快

G 动词结果、程度：

北京	苏州	常州
de 得(“的，得”)，daw 到	de 得，dela 得啦，daw 到	dawtze 到则
他累得走不动勒	俚吃力得啦走勿动哉	佗吃力到则走勿动俚
他愁得一夜没有睡着	俚愁得啦一夜份晒着	他愁到则一夜份晒着
快活到不知道怎么说勒	快活得啦勿晓得那亨说哉	快活到则勿晓得难减说俚

从以上的比较来看，北京话 F 和 G 动词后的[tə]虽然都是表示结果的，但其功用不同，前者注重性质，后者注重程度。从苏州、常州的用字可以区别开来。

②拿方言和北京话比 单独调查一个点的方言，在分析描写其语法特点时，从本方言出发和北京话比较，说明其差异，比较方便，请看山东牟平话的比较句和北京话的关系。

牟平话

这个屋子暖和起那一个
火车跑得起汽车
俺家不乾淨起你家
她还不懂理起他

北京话

这个屋子比那个屋子暖和
火车比汽车跑得块
我家没有你家乾淨
她比他还不讲理

把牟平话的比较句和北京话对比起来看就比较清楚了。北京话的比较句是用“比”字，组成“A

+比+比较语”的句式,而牟平话是不用“比”字用“起”字,同时把比较语提前。

③本方言自己比 方言中有些词语的语法功用,略有差别,为了说明它的异同,有时只有通过本方言的相互比较,才能看清楚。下面以洛阳话的“可、歇、怪”三个副词的差别为例。洛阳话的“可”字用在形容词前,表示程度高,和“很”的意义相当。在句中多作谓语和补语,如“今个儿可凉快”、“这布染的可红”等;用在助动词和动词前,表示程度高,是“非常”或“特别”的意思,如“他可会唱”、“他可看不起人”等。“歇”字不能用在动词前,只能用在形容词或某些助动词前。如“他说的歇好”、“他歇能说”等。其中的“歇”字,是“特别”的意思。“怪”字不能放在动词前,这是和“可”字的主要差别,除此之外,在意义方面所表示的程度也不同。如“这条河怪长”是这条河有点儿长的意思,如果把“怪”字换成“可”字,就是这条河很长或非常长的意思。从下面两对例子的对比当中,更可以看出它们的差别。

这碗饭怪热,吃起来正合适

这碗饭可热,没法儿下嘴

他说的怪全,差不多都说了

他说的可全,全都说到了

④和其他方言或语言比 方言里有些语法现象,无法和北京话比较,为了说明其特点,就需要和其他相类似的方言或语言进行比较。北京话的指示代词不能三分,小川環樹先生对苏州方言指示代词的三分法,曾作了如下的比较。

苏州话	暹罗语	崩龙语	日语
近称 该个 [kɛɪ kʏʔ-ɪ]	ni	ö	これ (kore)
中称 格个 [gʏʔ-ɪ kʏʔ-ɪ]	nan	nān	それ (sore)
远称 归个 [kuɛɪ kʏʔ-ɪ]	nōn	tāi	あれ (are)

此外他还拿湖北罗田、浠水、嘉鱼等地指示代词三分法和苏州话相印证。由泰语和东南亚语推测远古的汉语指示代词很可能是三分,一些非汉族语言有保留的而汉语方言也有保留的,这可能是同出一源。

⑤要分清层次 有些句式看起来好像是同一种东西,同一种类型,但是它们的层次可能是不一样的,它们的功用可能是不同的。是非问句和反复问句在有的方言里有时能分清楚,有时就分辨不清楚。“他买票了没有?”和“他买票没有?”这两个句子,一般的语法书上都认为是反复问句。但是从获嘉方言来看,也包括河南北部或其他各地的方言,这两个句子不同,是两种句型,两种性质。前一个句子的“买票”后边有“了”字,“没有”在句尾作语助词,和北京话的“吗”字相当,“他买票了没有?”可以说成“他买票了吗?”,是问是非的,属于是非问句。下边再举几个例子:

他买菜了没有? = 他买菜了吗?

你看见他了没有? = 你看见他了吗?

他吃罢饭了没有? = 他吃完饭了吗?

获嘉方言没有语助词“吗”字,以上句子中的“没有”可以用上扬的语调代替,表示是非问,也是是非问句。后一句“他买票没有?”的“买票”后边不带“了”字,句中的“没有”是否定副词,获嘉方言不能用上扬的语调代替,是反复问句。这种反复问句在获嘉方言里有以下 A B 两种格式:

A 他买票没有买票?

B 他买票没有?

上例 A 是获嘉方言反复问句的基本形式, B 是该形式的省略。因此“他买票没有?”是反复问句,而不是是非问句;相反“他买票了没有?”只能是是非问句,而不是反复问句,因为这类句子在获嘉方言里只能说成“他买票了没有?”,而不能说成“他买票了没有买票?”。

还要特别注意的是同一个句子的结构层次。山东牟平方言反复问句的句式,有时会造成误解。“老王是不是牟平人?”这句话从字面上和北京话相同。实际上它和北京话完全不同。北京话的“他是不是牟平人?”和“他吃不吃饭?”的句式相同,是由以下的句式变来:

他吃饭不吃?

他是北京人不是?

“不吃”和“不是”的结构相同,不能拆开。牟平话的反复问句的句式是在动词或形容词的前边加“是不”,构成“是不 A”或“是不 AB”式。例如:

你是不看电影?你看不看电影或你看电影不看

你是不吃这菜?你吃不吃这菜或你吃这菜不吃

由上例可以看出,“老王是不是牟平人?”北京和牟平的句式结构不同。比较:

北京 老王是 | 不是牟平人?

牟平 老王是不 | 是牟平人?

④要研究不同句式的功用及其相互关系 各方言的语法特点尽管其表现形式各不相同,但就其功用来说,有许多是相通的,是同一种性质,同一种类型。在山西和河南的许多方言里,都有一个词头“圪”,是同一种形式;湖南新晃县城关话里有一个“片”字,常用于动词前面,构成“片+动+地”的格式,如“片讲地、片走地、片摇尾巴地”等,“片”字本身没有意义,加在动词之后,使动词具有“不停地、总是……”的意思。一个“圪”、一个“片”,虽然两地的说法不同,各自联系的动词范围不同,但它们的功用是一样的,性质是相同的,都是表音字词头。

汉语方言的反复问句有 [VP 不 VP] 和 [KVP] 两种类型。根据现有材料提供的线索,这两种句型的关系,至少有以下五种类型。下面各举一些例子,来看它们之间的关系。

① [VP 不 VP] 与 [KVP] 对立,本方言中没有 [KVP] 的句型。如北京话有以下三种句式。

[VP 不 VP] 他吃饭不吃

[VP 不 V] 他吃饭不吃

[V 不 VP] 他吃不吃饭

② [VP 不 VP] 与少量 [KVP] 句型并存,属于同一层次,如获嘉话也有以下三种句式。

[VP 不 VP] 你认哩他是谁不认哩他是谁

[VP 不 V] 你认哩他是谁不认哩

[KVP] 你可认哩他是谁

③ [KVP] 与 [VP 不 VP] 对立,本方言中只有 [KVP] 的句型。如昆明话。

[KVP] 这条裙子格漂亮这条裙子漂亮不漂亮

④ [KVP] 与 [VP 不 VP] 句型并存,如扬州话。有以下四种句式。

[VP 不 VP] 你喜欢看电影不喜欢看电影

[V 不 VP 啊] 你欢不欢喜看电影啊

[VP 嗒] 打票嗒打票没有打票

[KVP] 你可喜欢看电影

⑤ [KVP] 与少量 [VP 不 VP] 并存,是 [KVP] 与 [VP 不 VP] 两种句型的揉合,如合肥话。

[KVP] 你可晓得这件事

[KVP 不 VP] 你可晓得不晓得

以上五种类型,①式有 [VP 不 VP], 没有 [KVP], ③式有 [KVP] 没有 [VP 不 VP], 两种句式对立;②④⑤三式都有 [VP 不 VP] 与 [KVP], 但这两种句型各方言使用的情况不同。从以上的情况来看,可以认为汉语方言反复问句的基本句型是 [VP 不 VP], 而 [VP 不 V]、[V 不 VP]、[KVP] 都是从 [VP 不 VP] 的句式演变而来的。这几种句式在有的方言里并存;在有的方言里只有某种形式而没有其他形式;在有的方言里以某种形式为主,而其他形式是残存。这种不平衡性,这种地域上的差异,是汉语方言长期演变的结果。

肆 汉语方言语法研究的范围

汉语方言语法研究的范围非常广阔,凡是和北京话有差别的或方言中的一些特殊现象,都需要调查研究。这样研究的范围过大,目前可以选取方言中的一些特点进行专题研究。以下举出八项为例。

①重叠式 <方言>(1987)曾对西南官话名词和动词的重叠式进行过讨论,发表的文章虽然不多,但从中也可以看出和北京话有较大的差异。比如成都话单音名词或非重叠式名词往往是统称和泛指,重叠之后通常是小称或专指。“草”重叠为“草草儿”是指小;“马”重叠为“马马儿”是专指画的或制作的小马。

②量词的使用范围及其差异 汉语方言的量词错综复杂,目前只有少数文章有所论述,系统的调查研究还不多见。这项工作需从方言点调查起,从个体量词、集体量词、名量词、动量词、临时量词、时量词、数量词等作多方面的调查,列出各类量词表,以便分析比较。

③代词 代词可以分为人称代词、指示代词、疑问代词三类。官话地区代词的差别较小,吴语、赣语、湘语、粤语等地差别较大。苏州的指示代词可以三分,洛阳方言还可以四分。“这儿”近指,“那儿”远指,如果以说话人所处的位置为立足点,指出比“这儿”更近的地方用“这儿个儿”,指出比“那儿”更远的地方用“那儿的儿”。要把汉语方言的代词弄清楚,就需要一个点一个点的调查,列成代词表,讲明用法,以便和其他方言对比。

④形容词的格式及其作用 形容词可以有前置成分,也可以有后置成分,重叠的格式也多种多样,是汉语方言差异较大用法较灵活的部分。调查研究这类词语的特点,需作穷尽性的收集。比如单音形容词的后置成分都有哪些,这些后置成分都能跟那些形容词组合,其意义用法有什么差别等。

⑤动补结构的类型 首先需要调查各个动词的后边都能带那些补语,然后从补语出发来看它和动词的组合关系,从类型上和用法上跟北京话进行比较,说明它们之间的差异。《长沙话“得”字的研究》(1985)可以参考,但这只是长沙话中动补结构的部分现象,对其他动补结构,还需要作全面的考察。

⑥句型研究 汉语方言的句型除了语序的差异之外,把字句、给字句、被字句、比较句、是非问句和反复问句以及其他各种句式的差异较大。目前讨论的反复问句的类型,所揭示的只是方言中的部分现象。随着调查的全面和深入,可能还会出现新的类型。除此之外,也希望能够看到对其他句型提出讨论。

⑦特殊词语的用法 在许多方言中差不多都有一些常用的词语有特殊的用法,《方言》上

发表过这样的文章。如《江苏海门话的“交关”》、《四川话的“安逸”》和《广州话的“亲”字》等。

⑧语法特点的地理分布 反复问句的类型,在地理的分布上有明显的对立现象。其他的语法特点,如表音字词头“圪”的使用范围,在地理上也有明显的区域性。研究这些问题,可以对汉语方言的形成,方言之间的相互影响,方言区域的划分等加深认识。

除上述之外,语法和语音的关系,词缀和语助词等,也都是汉语方言研究的重要课题。

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可以对某方言作全面的分析和系统的描写。目前这样的著作还较少。现在有不少方言学者都在试图以自己的母语或以自己比较熟悉的方言为调查点,来写出方言语法专著,这实在是令人鼓舞的事情。为了加强汉语方言语法的研究,希望有影响的一些方言点,如北京、太原、西安、洛阳、成都、武汉、上海、杭州、南昌、长沙、昆明、南京、合肥、福州、厦门、广州等地,在若干年内都能有专门的方言语法著作问世。

参考书目

- 李 荣 《温岭方言的轻声》,方言 1992 年第 1 期 1—8 页。
《温岭方言的变音》,中国语文 1978 年第 2 期 96—103 页。
《方言研究中的若干问题》,方言 1983 年第 2 期 81—91 页。
- 朱德熙 (在中国语言学会第六届年会上的)书面发言,中国语文 1992 年第 1 期 80 页。
《北京话、广州话、文水话和福州话里的“的”字》,方言 1980 年第 3 期 161—165 页。
- 贺 巍 《获嘉方言的表音字词头》,方言 1980 年第 1 期 53—63 页。
《获嘉方言研究》,商务印书馆 1989 年 10 月第 1 版。
《获嘉方言的疑问句》,中国语文 1991 年第 5 期 333—341 页。
- 唐志东 叶国泉 《信宜方言的变音》,方言 1982 年第 1 期 47—51 页。
- 叶祥苓 《苏州方言志》,江苏教育出版社 1988 年 11 月第 1 版。
- 张惠英 《崇明方言的连读变调》,方言 1979 年第 4 期 284—302 页。
- 吕叔湘 《丹阳方言的指代词》,方言 1980 年第 4 期 241—244 页。
- 马文忠 梁述中 《大同方言志》,语文出版社 1986 年 12 月第 1 版。
- 李树俨 《中宁县方言志》,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2 月第 1 版。
- 赵元任 《北京、苏州、常州语助词的研究》,方言 1992 年第 2 期 85—111 页。
- 张桂权 《新晃方言的“片+动词+地”》,方言 1992 年第 2 期 148 页。
- 罗福腾 《牟平方言的比较句和反复问句》,方言 1981 年第 4 期 284—286 页。
- 小川環樹 《苏州方言的指示代词》,方言 1981 年第 4 期 287—288 页。
- 黄继林 《扬州地区江淮方言中的反复句问》,汉语方言学会学术讨论会论文铅印本。
- 张大旗 《长沙话“得”字的研究》,方言 1985 年第 1 期 46—63 页。
- 张 敏 《汉语方言反复问句的类型学研究》,博士研究生论文打印本。